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二十二回 叛獄賊市口遭刑 燒香客廟前鬥寶

詩曰： 嶽神有德庇群黎，豈令愚夫哭向隅。
曾似逢場山作戲，靈猴玉蟹並爭奇。

話說廉訪司大獄中囚犯，協助焦面鬼作變殺出獄來，焦面鬼目中一箭身死，眾囚犯被官軍殺敗，逼退獄中，四面官兵圍住，又著人往堂上並各衙分投報捷獻功。合司官員一齊出堂商議，劉仁軌對眾官道：「這事俱係下官不謹之故，致諸位先生受驚。但不知救護殺賊者是何處壯士，如此出力，實為難得。」獄官、獄吏將前情一一稟知。劉仁軌道：「下官適避於花園之內，只聽喊聲大舉，眾賊犯殺入敵衙。倏忽之間，寂然而退，甬道上射倒三賊，不知是甚緣故？」旁邊轉過值宿門子稟道：「今夜輪小的值衙，偶因獄囚反亂，小的慌張，急爬上側廳樑上藏躲。忽見小相公手持弓箭桿棒，飛身上屋。不移時，賊已湧到。但聽得三次弓弦響，三賊中箭倒地。眾囚喊『有埋伏』，立腳不住，望後便走。眾位老爺不受驚險，皆小相公之力也。」

劉仁軌笑道：「胡說！小相公童稚無知，怎能退賊？況屋有數仞之高，焉能飛躍而上？此必是值宿衙將諸人奮力衛我，乃有功之士，不可埋沒，我老爺必有重賞。」門子道：「小相公上屋時，是小的目擊的，這時候有甚官兵將校救護老爺？不信，可回衙查問，便知端的。」劉仁軌疑惑，率眾官同入後堂查驗。

月光之下，遠遠見一人臥於屋頂。劉仁軌急令人步梯上屋看時，果是瞿琰仰臥於屋頂脊上。那人近前輕輕搖醒，抱瞿琰於懷，溜至簷口下梯。劉仁軌見了，失驚道：「吾弟何能上屋退賊？」

瞿琰詐道：「我正在書房中打睡，忽見一大漢卻與門神相似，將我夢中提起，雲飛電送的奔至此間，翼我上屋頂，先備下弓箭，那大漢催我放箭，不知射倒了誰。次後，人聲寂靜，不覺的睡去了。」眾官慶賀道：「老大人材優德重，以致神人助令弟殲厥渠魁，合司俱受再生之惠。」劉廉訪道：「此事皆叨諸位先生福庇，舍弟何功之有？」令虞候抱小相公進衙，交與夫人，暫且安寢。一面差人查點內外，效勞士卒，犒賞酒飯。當夜合司官員團聚計議，又早東方露白，差承局齎表章星夜至京，申詳樞密院轉奏朝廷。不日聖旨發下云：

海寇竊發，外應劫獄。賴爾等官員用力芟剿，除殺戮已外，獄中一應重犯，即時取決。

劉廉訪奉旨，即將獄中重犯都綁至通衢處斬，已下該發配遠方人犯捆打五十，責限發配起程。單為著焦面鬼一人，害及百餘條性命。有詩為證：

越獄圖僥倖，誰知速受刑。
何如安分者，快樂過平生。

且說汪十五也被綁出街口，汪十五高聲叫屈，獄吏監刑即忙稟知獄官，獄官即把前情細細對劉廉訪說了。劉仁軌令去綁釋放，給賞官銀五十兩，省發回籍。已外囚犯盡斬於市。又將焦面鬼三犯屍首拖出郭外燒燬，重賞各縣軍兵並本司人役。又致書伸謝州縣官員，獄官委署縣印，獄吏超參司椽；差撥匠人修理官民舍宇；內中官兵有被賊殺傷者，另賞錢穀調養。合司同僚官屬排宴慶賀，軍兵士庶盡皆歡喜，內外安堵如故。值班門子人前稱羨劉爺衙內小相公，年僅十歲，黑夜連發三矢，射死賊首焦面鬼等三人，救了滿司貴賤性命，並附近居民屋舍，因此遍處傳揚瞿琰神箭有百步穿楊之技。劉仁軌耳中也屢屢聞得人說，兀自半信半疑。瞿天民是一鎮密之士，秘而不言其故。

但那夜吃了一驚，舊病復作，辭別劉仁軌，即刻起程。劉仁軌夫婦苦留不住，忙整禮物，差門吏皂快十餘人齎了憲牌，一路夫馬支應，護送還家。瞿琰依然留於衙內攻書。

時光荏苒，又早過了三個年頭，閒話不敘。且說這建州離城西南三十餘里，有一山名為烏石山，下創一岳廟，廟中供奉東嶽天齊天生仁聖帝金身，兩旁裝塑十殿閻王神像，內中分善惡報應等項。東首有金、銀二橋，橋前彩雲之上，無數金童、玉女，手持幢幡寶蓋、薰爐儀仗，接引一伙善男信女，頸掛數珠、合掌頂禮，眉開眼笑的過橋；西首有牛頭馬面、持刀挺戟，帶著一班囚首垢面、披枷帶鎖人犯，前面又架著油鍋、磨確、冰山、火簇、刀鋸、鐮杵，種種地獄，獄城之外是天佛、人鬼、地畜，六道輪回景象；左邊血污池內浸著無數披髮女人，惡蛇猛犬盤繞其間；右邊是一個白髮婆子，手裡拿著碗盞，迎接往來人眾吃那迷魂湯，裝塑十分齊整。本州風俗，三月二十八日乃東嶽大帝生辰，廟中年例做三日大會，遠近男女聚集燒香祭賽，凡一應商賈，並將珠寶、緞匹、玩器、古董都往廟中貨賣。

廟裡和尚所獲財物，盡數一年支費。這三日大會極其熱鬧。當下瞿琰聞人傳言有趣，即對劉仁軌道：「兄弟要往東嶽燒一炷香，隨便看其景致，乞大哥撥人役跟弟同去，玩畢就回。」劉仁軌差門子二人、皂快四人，帶了香燭，伏侍瞿琰上馬，取路出了西門，逕往東嶽廟來。這是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時候，瞿琰一行人進廟燒香，令和尚懺悔畢，和尚伸手討懺悔錢，門子道：「小相公是廉訪劉爺之弟，特來見岳帝爺燒香，就便要瞧大會，汝速打點靜房潔榻，小相公安宿。待回衙時，一並賞賜，不必需索。」和尚聽了，唬得脖頸骨縮了一節，慌忙俯伏道：「和尚不知貴人降臨，失於迎接，萬死猶輕，乞看岳帝金面，饒恕則個！」瞿琰含笑笑道：「我久聞廟景致，特來遊覽，就便焚一炷香。煩爾指引勝景奇觀一看，自有酬謝，如此足恭，反成不雅。」和尚弓身道：「不敢。」忙獻酒香茶果。當晚打掃靜室，鋪疊牀枕、衾褥、被帳，晚膳極其豐盛，外廂又設酒飯管待門役。

次日，陪侍瞿琰遍處遊玩，近晚方回。廿七日早上，瞿琰朦朧睡著，忽被哭聲驚覺，側耳聽時，卻是婦女聲音。瞿琰披衣而起，窺出偷覷，只見婦女們提籃挈盒，化紙澆漿，都面向西北角號哭痛哭，也有男子在那裡悲泣。瞿琰喚住持問道：「這岳廟非墳墓祭掃之處，何故男婦們向此慟哭？」住持道：「明日乃岳帝爺壽誕。前後三日，舊例冥府閻君釋放一切鬼魂至廟中聚會，故年規本月廿七至廿九，男女畢集，祭奠亡靈，如此悲苦。」瞿琰大笑道：「邪教惑愚一致於此，深可歎息！」暗觀那男女們嗚嗚咽咽哭得悽慘，這一班少年和尚手裡執著緣簿簽經，捱捱擦擦往來窺看，只瞧著有顏色的婦人身旁捱將攏去，笑嘻嘻勸道：「女菩薩們，只索耐煩，休得苦苦地傷感，恁地悲切時有損貴體。」口裡念誦，一雙眼珠緊緊瞧著。少頃，男婦陸續接踵而至。瞿琰跨上案子看時，何只千百人眾，耳內但聞的一派哭聲，實是一樁奇事，將到巳牌時分，紛紛然都散去了。

又換一伙人物，挑箱擔籠，馱笈背囊，亂叢叢相繼入廟，於殿前兩廊甬道上撒開桌架褥毯，擺出金翠珠玉、絨緞綾錦、古董書畫、奇珍異寶，果是富貴繁華，燦然奪目。瞿琰佇目細看，但見：

黃金似粟，白玉如磚。夜光珠粒粒皆圓，珊瑚樹株株盡赤。子母綠端放水晶盤，貓兒眼滿貯玻璃盞。還有那精琴古鼎，名畫奇書，寶鑿異香，文禽怪獸。

當下交易的、燒香的、看會的人，交肩疊臂，挨擠不開，直至天色將斜，眾皆散會而去。

次日，瞿琰吃了早膳，依然到殿上來看鬥寶會。未及辰牌前後，貨物堆疊如山，看的人塞滿廟中。瞿琰騎跨在快手馬上，四圍觀看，捱至西廊下，只見一伙人打攢攢圍住一個北方漢子，在那裡笑說。眾人道：「客官逐年價到此，拿些寶物與我等看。今日有甚奇異之物，乞借一觀。」那漢子笑道：「咱們涿州人氏，姓關名名叔，專出入西番，收販珠玉金寶，西番人又呼咱們為關赤丁，內中香官也有知道咱家名姓的。今日咱發一點虔心，見東嶽爺爺磕一個頭，便裡帶幾件寶貝兒與眾位香官瞧瞧，也是鬧中奪彩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妙，妙，正要看客官兒的寶貝哩！」關赤丁雙手除下頭上戴的那一頂長簷敞口天青氈帽，對眾道：「這帽子是咱家護頭顱的真實。」一個人笑道：「這破氈帽新買時不過一、二貫低錢，值得甚的稱為寶貝？」關赤丁笑道：「咦，原來眾爺不省的哩。咱這頂破帽瞧他雖不入眼，卻來得遠呢。咱家有一顆滾盤珠獻於西洋國主，要索他百十錠銀兩。國王將這破帽子抵死要

與咱家廝換，咱家若沒有伎倆時，怎肯輕輕地交換與他？」

眾人道：「客官且講，這氈帽有何妙處？」關赤丁道：「這破帽沾水不濕，著火不焦；寒冬戴上，滿頭和暖；盛夏貯物，並不腐穢。列位香官，你想可是真寶麼？」內中一人道：「口說無憑，試出便見，且與我一戴，看是如何？」關赤丁即將帽子傳遞過來，那人接了，舉手掂一掂，好鬆鬆不上三五錢重，繃開向日眼裡照時，稀漉漉幾莖絨毛。舉起戴來頭上，未及半刻，那人不住的喝采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！真寶，真寶！」眾人問何以見得，那人道：「適才東風刮面，覺得凜冽逼人。這帽子果煞作怪，戴上去登時頭臉遍身和暖，豈不是件寶貝？」內中有幾個好事的不信，疑是一路插科演術的，奪過來你我互相試戴，果實和暖異常，一齊喝采稱妙。

關赤丁取帽子戴了，對眾道：「這氈帽是件死寶，不足誇異。咱家還有一件活寶，送與眾香爺瞧，莫要笑話。」眾人拍手道：「更好，更好。」關赤丁於衣囊內取出方方一個西洋花布包袱，打開包袱，內中是一石匣，揭開匣蓋，匣中乃一池碧綠之水，水中央端正正蹲著一隻雪白的玉蟹。眾人捱近細看，那玉蟹身圍長不過三寸，八支腳、兩支鉗，細細紋縷，雕琢非常。

關赤丁腰下葫蘆裡取出一莖草來，望匣上拂了幾拂，只見那玉蟹「郭郭索索」爬出匣來。關赤丁以手接住，放於包袱之上週圍爬轉，舉起兩眼四面張望，眾人齊聲喝采。好事的又問道：「客官，這玉蟹委實是人世上有一沒二的活寶，但不知從何處得來，講一講與我等聽，也知一個出處，不枉了今日一會。」

關赤丁道：「咱家便講與眾位爺聽也無妨礙。咱家前歲從西番泛海南回，不期海島中遇了颶風，怎敢開船？整整在島子裡候了三個月日。眾位爺不曾見那海洋上的光景，萬分妙哩！每逢風清月朗之夜，一望無際，內中的妙處，不能盡述。咱家夜夜出船頭上看月消遣，常見島口石旁這蟹子出來行走，兩眼射月，燦燦有光。咱家也識是件寶物，晝夜思量，無計可施。猛一日瞧見船梢一個帚子，光禿禿只有數莖稻稈。細問那舟子時，講道：『是父祖留下來打掃船艙的，約莫有百餘年了。』咱家細想，這帚子歷年已久，故草色黃潤潔亮，似有生氣，必受日精月華，如此光彩。咱家又心下轉了一轉，這玉蟹既能行動，決貪水谷；以寶引寶，其寶自到。咱家將那帚子悄悄地藏下，待夜深雲靜、月光皎潔時候，坐在船頭上瞧時，這蟹子仍然從石眼裡鑽出來行走。咱家跳上崖時，蟹子忽然不見。咱家耐著性兒瞧著，不及半刻，只聽得索索地響，蟹子溜近水口來。咱家取出那帚子拂了一拂，蟹子不避人瞧，放開八支毛腳，飛也似趕來。咱家復躍入船上，他就翻身轉去了。自此後，咱家每夜船頭挑引，費了十數夜工夫才得入手。這是活寶的出處，眾香爺可知道呢。」

眾人齊道：「承教了，但不知活寶價索幾何，可肯貨與人麼？」關赤丁道：「咱家千山萬水收買寶貝，單為著誰來？不過圖賺些錢財養活。香爺們肯出百十錠大銀，咱家隨即奉上。」眾人正要答話時，只見一人捱步向前，高聲道：「尊客這活寶要貨百十錠大銀，價不為過。小可也有一個件寶物，天生靈異，與尊客廝換了何如？」關赤丁道：「香爺有寶，請出一瞧，價果相當，咱家不吝。」那人在袖中拿出一件東西來，高高托在手掌內與眾人看。眾人見了，齊聲喝采。

看官，你道是甚寶物？原來是一個猢猻，渾身披一片赤色細毛，兩隻眼珠金光射目，一雙長臂過腳尺餘，自頭至足不過五寸長短。關赤丁笑道：「這猴子雖然生得奇異，但沒甚精巧處，何足為寶？」那漢道：「猴子身軀雖小，盡有幾件能處。你且聽著：

下水能擒魚蟹，登山善捉豺狼。一雙金眼識陰陽，晴笑雨天悽愴；侷睡不生蚤蝨，居家蛇鼠潛藏。監轄靈警更非常，賊盜聞之膽喪。」

關赤丁聽罷搖首道：「兄講這無涯浪語，哄的誰哩！」眾人一齊撫掌大笑。不知一笑裡有何評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